

《特稿》

宋代的古賦批評與《楚辭》論述

許 結

摘 要

宋代的《楚辭》與古賦批評對元明的賦學理論有開拓性的意義。其一，宋人的古賦評論較少囿於考試制度，而是更多地表現出文人化的傾向。此傾向可體現於文獻考述與思想評論兩方面，並成為元人以「古」衡「賦」的思想淵承。其二，宋代《楚辭》學的復興及其「興楚」、「尊漢」的內涵導向和「情」、「理」為核心的文體思考，也為元人如祝堯據「情」、「理」、「辭」而宣導「祖騷宗漢」的賦學批評觀導其先路。其三，宋代確立「騷為賦祖」的歷史觀以對抗積習已久的應制律賦，而其所產生的強烈的尊體意味，開啟了元明賦學辨體精神的理論緒端。

關鍵詞：宋代、古賦、楚辭、批評、理論淵承

*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專案「中國辭賦理論通史」(09BZW073)的階段性成果。

** 許結現職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Criticism on *Ancient Fu* and *The Songs of Chu* in Song Dynasty

Xu Jie

Abstract

The studies on *ancient fu* and *The Songs of Chu* in Song dynas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as well as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*fu* criticism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. First of all, the *ancient fu* criticism in Song dynasty is less confined to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shows a tendency of scholarization, which becomes the pioneer of the *fu* criticism in Yuan dynasty. Secondly, the renaissance and research of *The Songs of Chu*, as the forerunner of that in Yuan dynasty promote personal feelings and reason. Thirdly,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n *the Songs of Chu* as forerunner of *fu* in Song dynasty become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*fu* as a genre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.

Keywords: Song dynasty, ancient fu, *The Songs of Chu*, criticism, theory pioneer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njing University.

一、前言

宋代賦論承續晉、唐，而向三方面伸展：一是圍繞考律而產生的大量技術化的賦論，如范仲淹〈賦林衡鑒序〉、李廌〈師友談記〉引秦觀論律賦語，尤其是鄭起潛《聲律關鍵》繼承唐五代賦格傳統對闡場「八韻賦」的理論示範。二是針對考試制度及闡場創作，出現了以「古」濟「律」的批評風氣，由此又產生了考試賦的經典化進程，其中宋代的「元祐體」與「乾淳體」，元代闡場考試的「變律為古」，均寓含了這一批評指向。三是從更廣義的層面濟補或糾正闡場律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風，對楚騷與漢賦的重視形成復古氣象，其中晁補之、洪興祖、朱熹的「楚辭」研究，對騷體向賦域的歸復具有歷史的反思與時代的開新意義。本文擬就宋人的古賦批評與《楚辭》論述作一考察，以期通過彰顯這一批評內含的當代價值，揭示其對後世特別是祝堯《古賦辯體》「祖騷宗漢」說之完成的影響。

二、古賦：文獻考述與思想評論

對宋代辭賦的創作，元人祝堯《古賦辯體》有段論說值得引述：「宋時明公於文章必辯體，此誠古今的論。然宋之古賦，往往以文為體，則未見辯其失者。……至於賦，若以文體為之，則專尚於理而遂略於辭、昧於情矣。……賦之本義，當直述其事，何嘗專以論理為體邪？以論理為體，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個韻爾，賦於何有？今觀〈秋聲〉、〈赤壁〉等賦，以文視之，誠非古今所及，若以賦論之，恐坊雷大使舞劍，終非本色。」¹這是批評宋人以論理為特色的文體賦，一如祝氏批評晉、唐以來之俳、律賦皆非「本色」，是以古體衡量唐、宋賦創作的批評思考。如果推敲這一以「古」衡「賦」的思想淵承，顯然不能越過宋人對古賦的批評，而所不同者在於元人（如祝堯）論古是囿於文制的賦學觀，即科舉考試「以古變律」，宋人的古賦評論則游離於考試制度，更多地表現出文人化的傾向，其中對楚漢辭賦的追蹤與尊奉，從賦論史的角度又影響了元人考試及祖騷宗漢思想的確立。

由於宋人古賦批評的文人化傾向，從內涵來看，除了專門的《楚辭》撰述，主要體現於文獻考述與思想評論兩方面。

¹ [元]Yuan 祝堯 Zhu Yao:《古賦辯體·宋體》*Gufu bian ti, Song ti*(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, 冊 1336, 頁 817-818。

宋人對楚漢古體賦的重視顯現於文獻考述，可以王觀國《學林》中的賦論為例，這也表明了不同於唐宋兩朝賦體用於「考功」的工具化，而歸復於辭賦本身的學術性思考。在《學林》中，王氏的賦論文獻專題，則相對集中於對漢晉大賦的「賦題」與「賦序」的辨析。試觀《學林》卷七〈古賦題〉一則，其論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云：

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中，雖言上林之事，然首尾貫通一意，皆〈子虛賦〉也，未嘗有〈上林賦〉。而昭明太子編《文選》乃析其半，自「亡是公聽然而笑」為始，以為〈上林賦〉，誤矣。蓋相如以子虛，虛言也；烏有先生，烏有此事也；亡是公者，亡是人也。故空藉此三人為因以風諫奏之。其賦曰：「楚使子虛使於齊，齊王悉發車騎，與使者出畋。畋罷，子虛過詫烏有先生，而亡是公存焉。」其末曰：「二子愀然改容，趨若自失，逡巡避席曰：乃今日見教，謹聞命矣。」此〈子虛賦〉始終一意，不可析其半以為〈上林賦〉，則意遂中絕，不可讀矣。²

自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言天子聞〈子虛〉而讚歎，相如復奏「天子游獵之賦」，已生疑竇，迨至《文選》分列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而成賦史一公案，引發後世諸多論述。王氏依據文本描寫，闡發賦義的一貫性，力證〈子虛賦〉「始終一意」，而反對析為〈上林〉而導致的「意遂中絕」，可成一家言。近人高步瀛認為「《學林》以為『首尾貫通一意』是也。其云皆〈子虛賦〉，未嘗有〈上林賦〉則誤」，³雖頗有疑義，然其論析主旨仍與《學林》相近。對班、張、左三家京都賦的分篇題旨，王觀國的考釋仍是諸賦「首尾貫通」，

² [宋] Song 王觀國 Wang Guanguo 撰，田瑞娟 Tian Ruijuan 點校：《學林》*Xue lin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8年），頁219。按：《學林》卷七多論賦文字，其中包括〈古賦題〉、〈古賦序〉、〈三都賦序〉、〈甘泉賦〉、〈閒情賦〉諸則，餘多散見於各卷中。

³ [清] Qing 高步瀛 Gao Buying：《文選李注義疏》*Wenxuan Lizhu yish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5年），頁1624。按：高氏對此綜述諸家之說，有詳細考辨，以駁正其誤，並引其師吳汝綸（摯甫先生）說：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一篇耳。下言故空藉此三人為詞，則亦以為一篇矣。而前文〈子虛賦〉乃游梁時作，及見天子，乃為〈天子游獵賦〉。疑皆相如自為賦序，設此寓言，非實事也。楊得意為狗監，及天子讀賦，恨不同時，皆假設之詞也。」高氏案：「先生此說，可以解諸家之惑。」推其意，吳、高之說多取王觀國之論，而加以辨別發揮。

亦一賦也」，可見其批評的一貫與自信。與作為創作綱領的「賦題」相關，王觀國對「古賦序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反對視「內序」為序，其以揚雄〈羽獵賦〉為例，五臣注《文選·羽獵賦》以為「賦有兩序，一者史辭，一者雄序」，而王氏則認為：「詳其文，第一序乃雄序也，第二序非序，乃雄賦也。」其論依於文本，可備一說。

王氏《學林》辨別文字的音、形、義，嘗以辭賦作品為例考釋詞語與典故，而由詞語、典故與名物考述賦文，又在闡發義理（意），且多以「觀國按」的形式構成其評賦的一大特徵。例如卷七〈三都賦序〉條，論者針對左思批評漢賦「於辭則易為藻飾，於義則虛而無徵」而進行反批評，節錄其中辨析相如賦一節文字如次：

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，曰「於是乎盧橘夏熟，黃柑橙棗」……蓋橘橙、枇杷、楊梅、荔枝，皆南方之物，非西北所產。然而上林者，天子之宮苑，四海之嘉木珍果，皆能移植於其中，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。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、明珠香草、天臺仙樂、青琴宓妃之類，亦非上林之所產，有以見上林之富麗，四方之物畢致也。而左太沖責以「盧橘夏熟，生非其壤」，亦過矣。

出此思考，論者兼及漢大賦眾篇復為總結陳詞：

上林、甘泉、西都、東都，皆王者居處游燕之地，四海九州珍異之物，無不畢聚，是宜賦者之所誇美。而太沖獨責以「假稱珍怪，虛而無驗」，則誤矣。……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，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，固不可也。⁴

以「王者居處游燕之地」對應辭賦「誇美」特徵，喻示「意之所主」，辯駁中也不乏對賦體本身的理論建樹。

正因為王氏由詞語考釋而進於義理分析，才使其《學林》中的賦論由學術辨誤而勘進於藝術評論，從而提升了其在賦論史上的審美價值。清代四庫館臣為王氏《學林》作「提要」指出：「論其大致，則引據詳洽，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。以視孫奕《示兒編》殆為過之。」⁵其將王觀國《學林》

⁴ [宋] Song 王觀國 Wang Guanguo 撰，田瑞娟 Tian Ruijuan 點校：《學林》*Xue lin*，頁 221，223，224。

⁵ [清] Qing 永瑤 Yongrong 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*Siku quanshu zongmu*（北京[Beijing]）：

與孫奕《履齋示兒編》對比，於考證之「卓然特出」來看，《學林》自多勝意，然就其中賦論而言，一則考釋漢晉大賦，以尊古為主，一則示範闡場律賦，以應時為法，其思想、立意與功用皆不侔，無從比照，也不容混淆。

相較而言，宋人於古賦的思想評論又常與現實的賦創作結合，其雖不囿於科舉考試之制度，卻也表現了與當朝文制的某種契合。這可以歐、蘇的古賦觀為代表。歐陽修〈讀李翱文〉對其〈幽懷賦〉的稱讚，致有恨不同時之歎，是對其以古雅之詞寫當朝之事的認同。蘇軾論賦不拘古、律，在創作〈複改科賦〉對科場律賦的糾弊與讚美時，同樣重視當時賦作中的古體情懷。他在〈答謝民師書〉中對揚雄「雕蟲」說的質疑，就內含了對楚漢賦的肯定。而落實到有關當時辭賦創作的批評，他對科場律賦以外的古體創作也多有褒賞。如〈書子由〈超然台賦〉後〉云：

子由之文，詞理精確有不及吾，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。雖各欲以此自勉，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。至於此文，則精確、高妙，殆兩得之，尤為可貴也。⁶

此以「精確高妙」評騭蘇轍的賦作，可謂推崇備至。同時，在〈書文與可〈超然台賦〉後〉中，蘇軾又說：「余友文與可，非今世之人也，古之人也。其文非今之文也，古之文也。其為〈超然〉辭，意思蕭散，不復與外物相關，其〈遠遊〉、〈大人〉之流乎？」昭然尊古。再對照蘇轍之孫蘇籀編《欒城先生遺言》所載蘇轍論賦語，如「讀〈上林賦〉，如觀君子，佩玉冠冕，還折揖讓，音吐皆中規矩，終日威儀無不可觀」、「余〈黃樓賦〉學〈兩都〉也，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」，⁷所述雖少年事，然賦學宗漢甚明。同樣，蘇軾對「四學士」賦作的褒揚，亦重古體，如秦觀「見蘇軾於徐，為賦〈黃樓〉，軾以為有屈、宋才」、張耒「十七時作〈函關賦〉，已傳人口。遊學於陳，學官蘇轍愛之，因得從軾遊，軾亦深知之」、晁補之「十七歲……著〈七述〉以謁州通判蘇軾。軾先欲有所賦，讀之歎曰：『吾可以閣筆矣。』」又稱其文博辯雋偉，絕人遠甚」等（《宋史·文苑傳（六）》）。⁸至於評述當朝人的擬騷賦（楚辭體）創作，蘇軾亦多褒美。如〈書鮮于子駿楚詞後〉云：

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5年），頁1019。

⁶ [宋] Song 蘇軾 Su Shi 撰，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：《蘇軾文集》Su Shi wenji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6年），頁2059。

⁷ [宋] Song 蘇籀 Su Zhou：《欒城先生遺言》Luancheng xiansheng yiyuan（宋《百川學海》本）。

⁸ 分別引自〔元〕Yuan 脫脫 Tuotuo 等：《宋史》Songshi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

鮮于子駿作楚詞〈九誦〉以示軾。軾讀之，茫然而思，喟然而歎曰：嗟乎，此聲之不作也久矣！雖欲作之，而聽者誰乎？譬之於樂，變亂之極，而至於今，凡世俗之所用，皆夷聲夷器也，求所謂鄭、衛者，且不可得，而況於雅音乎？……今子駿獨行吟坐思，寤寐於千載之上，追古屈原、宋玉，友其人於冥冥，續微學之將墜，可謂至矣。⁹

蘇軾曾「手校《楚辭》十卷」，¹⁰自熟諳楚賦且多偏愛，上列評鮮于侁騷辭雖缺少理論闡發，然以「雅音」以準則其體，仍表達出論者對古賦的推崇。

這種崇古賦論，在宋代也有古、律相爭與古、律兼融的不同，體現了辨體意識的兩大指向。其中王銍《四六話》保存些論賦文獻，如論阮昌齡「年十七八，海州試〈海不揚波賦〉，即席一筆而成，文不加點」，是對闡場試賦的讚譽；其論錢熙「進〈四夷來王賦〉萬餘言，太宗愛其才，擢館職。嘗撰〈三酌酸文〉，世稱精絕。……鄉人李慶孫哭之曰：『〈四夷〉妙賦無人誦，〈三酌酸文〉舉世傳』」，¹¹對其萬言大賦影響微弱而鳴不平，包含了因承漢室獻賦傳統的尊漢心理。與之不同，趙鼎臣的〈鄴都賦序〉商榷左思〈魏都賦〉中「舉禪代則以謂虞舜比蹤，述風化則以謂羲熊踵武，非堯譽桀，誕謾滋甚」的思想與其「辨物或失其方，記事之小疵，擬人不以其倫，立言之大蔽」，而陳論曰：

仲尼有言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」揚子雲亦曰：「事勝辭則佞，辭勝事則賦。」蓋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其感物造端，主文而辨事，因事以陳辭，則近於史。故子夏敘詩而系以國史，不其然乎！雖然，文不害辭，則辭不害志，以意逆志，其要歸止於禮義者，詩人之賦也。¹²

這種以「詩雅」評價「賦辭」的思維方式，完全傳承漢晉賦論中的復古觀點。但是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，這種見解在宋人論古體賦的言談中出現，

shuju]，1985年），頁13112，13113，13111。

⁹ [宋] Song 蘇軾 Su Shi 撰，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：《蘇軾文集》*Su Shi wenji*，頁2057。

¹⁰ [宋] Song 陳振孫 Chen Zhensun：《直齋書錄解題·楚辭類》*Zhizhai shulu jieti, Chuci lei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古籍出版社[Shanghai guji chubanshe]，1987年），頁434。

¹¹ [宋] Song 王銍 Wang Zhi：《四六話》*Siliu hua*（明弘治14年無錫華理刊本）。

¹² [宋] Song 趙鼎臣 Zhao Dingchen：《竹隱畸士集·鄴都賦並序》*Zhuyin jishi ji, Yedu fu bing xu*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冊1124，頁115。

又是經歷了駢、律賦創作以及唐、宋兩朝大量湧現考功之用的「闡場賦」，其反思與復歸之批評又是前賢所不及的。

三、《楚辭》：作為古賦批評的回歸

宋人的古賦批評，一個重要標誌就是《楚辭》學的復興，其賦論內涵則在於「興楚」與「尊漢」。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對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的成書介紹：「興祖少時從柳展如，得東坡手校《楚辭》十卷，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。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，遂為定本。始補王逸《章句》之未備者。書成，又得姚廷輝本，作《考異》附古本《釋文》之後。其末又得歐陽永叔、孫莘老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、葉少協，校正以補《考異》之遺。」可知北宋《楚辭》「諸本」數量可觀。而觀今存文獻，宋人注輯《楚辭》以七家為著，分別是晁補之、洪興祖、楊萬里、朱熹、錢杲之、吳仁傑與謝翱。¹³諸家雖以輯釋與考異為主，卻也不乏相關的理論評述。試舉洪興祖《補注》釋義為例：

〈遠遊〉曰：「道可受兮不可傳，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……」此老、莊、孟子所以大過人者，而原獨知之。司馬相如作〈大人賦〉，宏放高妙，讀者有凌雲之意。然其語多出於此。至其妙處，相如莫能識也。

洪氏出於儒家思想，反對楚騷中的「迂怪」之談，對文中內含的自然與道德的情懷，則多加讚賞，這也是其所言「妙處」所在；至於〈遠遊〉與〈大人〉的公案，此為一家之說，也受到後世論爭者的不斷引述。再如：

揚子雲作〈反離騷〉，以為「君子得時則大行，不得時則龍蛇。遇不遇，命也，何必沉身哉」。屈子之事，蓋聖賢之變者。使遇孔子，當與三仁同稱，雄未足以與此。¹⁴

¹³ 參見周建忠 Zhou Jianzhong 著，施仲貞 Shi Zhongzhen 補：《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》*Wubaizhong Chuci zhuzuo tiyao*（南京[Nanjing]：江蘇教育出版社[Jiangsu jiaoyu chubanshe]，2011年），頁11-23。按：該書宋七家「提要」為：晁補之《重編楚辭》、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、楊萬里《天問天對解》、朱熹《楚辭集注》、《楚辭後語》、錢杲之《離騷集傳》、吳仁傑《離騷草木疏》、謝翱《楚辭芳草譜》。

¹⁴ 以上兩則引自〔宋〕Song 洪興祖 Hong Xingzu 撰，白化文 Bai Huawen 等點校：《楚辭補注》*Chuci buzh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3年），頁50、51。

這顯然承續蘇軾〈屈原廟賦〉反對揚雄批評屈原「非智」的說法，更以「殷有三仁」（微子、箕子、比干）比擬屈子沉江的「仁心」，將其注入「孔學」內涵，對朱熹抑棄揚雄的論點卻有啟迪意義。

在諸家《楚辭》論述中，影響較大且對賦論發展有明顯推進意義的，當數在洪氏《補注》前、後的晁補之與朱熹兩家。晁、朱彙編與詮釋《楚辭》於賦論的闡發，有兩大共同點，即騷賦文本的解讀與譜系的延續。

晁補之的賦論主要體現於「楚辭三種」：《重編楚辭》（16卷）、《續楚辭》（20卷）、《變離騷》（20卷）。前一種是對舊本的整理，後兩種則是騷辭的延續，尤其是《變離騷》收錄後世諸多「賦目」，以致朱熹批評其「多為義例，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」¹⁵。然晁氏試圖建立「惻隱規誨」之賦類，並以「祖騷」精神構設賦學譜系，誠為其賦論思想主流。綜觀其論，主要在六篇序文（〈離騷新序〉上、中、下，〈續楚辭序〉，〈變離騷序〉上、下），且首在祖騷尊屈的批評。如〈離騷新序〉上篇論辭賦淵源及流變，即依據「詩、騷、賦」的發展脈絡與批評原則，以突出屈騷的賦史地位。其云：

先王之盛時，四詩各得其所，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，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。舊俗之亡，惟其事變也。故詩人傷今而思古，情見乎辭，猶《詩》之風雅而既變矣。……《詩》亡而後〈離騷〉之辭作。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，而去王跡逾遠矣。……然則相如始為漢賦，與雄皆祖原之步驟，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，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。自〈風〉〈雅〉變而為〈離騷〉，至〈離騷〉變而為賦。……《傳》曰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故〈懷沙〉言賦，〈橘頌〉言頌，〈九歌〉言歌，〈天問〉言問，皆詩也，〈離騷〉備之矣。蓋詩之流至楚而為〈離騷〉，至漢而為賦，其後賦復變而為詩，又變而為雜言、長謠、問對、銘、贊、操、引，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，雖百世可知。¹⁶

¹⁵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：《楚辭辨證·晁錄》*Chuci bianzheng, Chao lu*。引自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*Chuci jizhu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古籍出版社[Shanghai guji chubanshe]、合肥[Hefei]：安徽教育出版社[Anhui jiaoyu chubanshe]，2001年），頁201。

¹⁶ [宋] Song 晁補之 Chao Buzhi：《雞肋集·離騷新序上》*Jilei ji, Lisao xinxi shang*，《四部

由於追奉賦為「古詩之流」，持祖騷尊屈思想，晁氏賦論又基於本源論而向兩方面延展：一方面是承續王逸《楚辭章句》的「依經立義」批評觀，而強化其賦本於經的思想原則。這又體現於兩點：其一，讚美屈原人格而表彰其騷辭：

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，故君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而原一人焉，被讒且死而不忍去，其辭止乎禮義可知。

原之敬王何異孟子？其終不我還也，於是乎自沉。與夫去君、事君朝楚而暮秦、行若犬彘者比，謂原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」，豈過乎哉！然則不獨詩，至原於春秋之微，亂臣賊子之無誅者，原力猶能愧之，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，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。恭使原不得則龍蛇，雖歸潔其身，而〈離騷〉亦不大耀，則世是所以賢原者，亦由其忠死，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。¹⁷

其二，以經義奉屈而評述諸家賦作：

是以由漢而下，賦皆祖屈原。然宋玉，親原弟子，〈高唐〉既靡，不足於風；〈大言〉〈小言〉，義無所宿；至〈登徒子〉靡甚矣，特以其楚人作，故系荀卿七篇之後。〈瓠子之歌〉，有憂民意，故在相如、揚雄上。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、〈甘泉〉、〈羽獵〉之作，賦之闕衍於是乎極，然皆不若其〈大人〉、〈反離騷〉之高妙，猶終歸之於正。……〈李夫人賦〉、〈長門賦〉，皆非義理之正，然辭渾麗，不可棄。曹植賦最多，要無一篇逮漢者，賦卑弱自植始，錄其〈洛神賦〉、〈九愁〉、〈九詠〉等，並錄王粲〈登樓賦〉，以見魏之文如此。¹⁸

雖論選錄賦作標準，然於義理與文辭間充斥了詩教的經義觀與道德論。這一點還在晁補之的〈汴都賦序〉中有所體現：

叢刊》影明本，卷36。

¹⁷ 分別引自〔宋〕Song 晁補之 Chao Buzhi:《雞肋集》*Jilei ji* 卷36〈離騷新序上〉“Lisao xinshang”、〈續楚辭序〉“Xu Chuci xu”。

¹⁸ 〔宋〕Song 晁補之 Chao Buzhi:《雞肋集》*Jilei ji* 卷36〈變離騷序上〉“Bian Lisao xushang”。

聖人初無意於言，六經之辭，皆不得已。夫不得已，故言之，致必始於詳說，而後終之以說約。聽廉者語，不若聽誇者語，誇易好也；聽狡者語，不若聽婉者語，婉易從也。故賦之類，常欲人博聞而微解。……故〈上林〉、〈羽獵〉，言卒徒之盛，終日馳騁，則必以節儉成之。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。後世猥以雄悔之，因棄不務。然補之竊怪：比來進士舉有司者，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，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，曰「不如是，旨不白」。然卒不白。至辭賦，獨曰是侈麗闕衍，何也？¹⁹

詞人周邦彥曾因獻萬言〈汴都賦〉而名聞京師，晁氏所論，則為關景暉所獻同題賦而作。對關賦頌德誇飾，晁序微言示譏，其中標榜六經之辭，實緣以經世之用衡經，以致用之經衡賦，故對當朝諛聖賦風與「進士」解經作出了含蓄而深刻的批評。

另一方面是構建騷賦傳統，宣導理、情相契的賦論思想。如前所述，晁氏的《續楚辭》、《變離騷》的選錄及論述，梳理從古及今的騷賦譜系，在歷史意義上是繼王逸《章句》後又一重要的騷學史的構建。張耒為晁氏撰墓誌云：「自少為文，即能追考左氏、《戰國策》、太史公、班固、揚雄、劉向、屈原、宋玉、韓愈、柳宗元之作……其凌麗奇卓，出於天才。」²⁰作為「尤精楚詞」的作家與學者，晁補之對屈原、宋玉的追奉落實到所撰「楚辭三種」，正具有承續騷學史的意義。如論自戰國至兩漢的騷賦傳統，晁氏指出：

劉向《離騷·楚辭》十六卷，王逸傳之。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，故首篇曰〈離騷經〉，後篇皆曰〈離騷〉，餘皆曰〈楚辭〉。天聖中，有陳說之者第其篇，然或不次序。今遷〈遠遊〉、〈九章〉次〈離騷經〉，在〈九歌〉上，以原自敍其意，近《離騷經》也。而〈九歌〉、〈天問〉乃原既放，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摠憤者，故遷於下；〈卜居〉、〈漁父〉，其自敍之餘意也，故又次之；〈大招〉古奧，疑原作，非景差辭，沈淵不返，不可如何也，故以終焉。為《楚辭》上八卷。〈九辨〉、〈招魂〉皆宋玉作，或曰〈九辨〉

¹⁹ [宋] Song 晁補之 Chao Buzhi：《雞肋集》*Jilei ji* 卷34〈汴都賦序〉“Biandufu xu”。

²⁰ [宋] Song 張耒 Zhang Lei 撰，李逸安 Li Yian 等點校：《張耒集》*Zhang Lei ji* 卷61〈晁無咎墓誌銘〉“Chao Wujiu muzhiming”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98年），頁902。

原作，其聲浮矣。〈惜誓〉弘深，亦類原辭，或以為賈誼作，蓋近之。東方朔、嚴忌皆漢武帝廷臣，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、忌。王褒漢宣帝時人，皆後淮南小山，至劉向最後作，故其次序如此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。²¹

其內含正變譜系，彰顯了晁氏的騷學思想。而對漢以後的騷譜，晁氏顯然輕賤魏晉而重視唐人。對此，我們可引錄兩則朱熹《楚辭後語》中「晁氏曰」如次：

晁氏曰：〈閔己賦〉者，韓愈之所作也。……愈才高，數黜官，頗自傷其不遇。故此賦云「就水草以休息兮，恒未安而既危」，「君子有失其所兮，小人有得其時」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，終之於無悶云。

晁氏曰：〈夢歸賦〉者，柳宗元之所作也。宗元既貶，悔其年少氣銳，不識幾微，久幽不還，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……意托孟容以少北者，故作〈夢歸賦〉。²²

或謂歎「不遇」，或謂悔「年少」，皆抒幽怨之情的騷體，論者衡以「無悶」與「幾微」，暗通《易》理，正表現出融情於理的批評原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無論晁補之還是朱熹，對唐人如韓愈、柳宗元、李翱等人騷體賦的價值都多加推崇，視唐人騷賦為賦學史上一重要節點，這既與其祖騷尊屈理論有著草灰蛇線的關聯，又與後來之明人「唐無賦」說大相徑庭。

如果說朱熹的《楚辭集注》與晁氏《重編楚辭》相近，則其晚年所撰《楚辭後語》又多仿效晁氏的《續》、《變》之作，至於所錄自張衡〈思玄賦〉到李翱〈幽懷賦〉等 19 篇，也是「未及有所論述，故今於此十九章之敘，皆因晁氏之舊而書之」。²³儘管朱熹曾對晁編義例、辨說有質疑，然其間的相承性毫無疑問。

考述朱熹的賦論，主要承載於他的《楚辭集注》、《辨證》與《後語》中，其收錄騷賦的標準是「以義裁之」，充分表現作為南宋理學大師的倫理

²¹ [宋] Song 晁補之 Chao Buzhi:《雞肋集》*Jilei ji* 卷 36〈離騷新序中〉“Lisao xinxu zhong”。

²²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*Chuci ji zhu*（後附《楚辭辨證》*Chuci bianzheng*、《楚辭後語》*Chuci houyu*），頁 265、278。

²³ 參見《楚辭後語》*Chuci houyu* 卷末所附朱在、朱鑒二跋文，同上註，頁 298。

思想與道德理念；其論述思想則是「文以載道」，評賦標準重人格與情志，而輕賤閎衍博麗的「浮辭濫說」。落實到具體的評論，朱熹於賦基本是作家論，對創作技巧及藝術風格罕有言及。如論楚賦，朱熹最重屈原的人格與「忠君愛國之誠心」。其〈楚辭集注序〉開宗明義：

蓋自屈原賦〈離騷〉而南國宗之，名章繼作，通號「楚辭」，大抵皆祖原意，而〈離騷〉深遠矣。竊嘗論之，原之為人，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，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。原之為書，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、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，然皆生於縷縷惻怛、不能自己之至意。²⁴

朱熹以孔子學術為衡量，明人何喬新〈楚辭集注序〉認為「孔子之刪《詩》，朱子之定〈騷〉，其意一也。詩之為言，可以感發善心，懲創逸志，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。〈騷〉之為辭，皆出於忠愛之誠心……使放臣屏子呻吟詠歎於寂寞之濱，則所以自處者，必有其道矣」，²⁵所以朱熹以「三綱五典之重」為參照，故而對屈原之行事雖有微詞，卻又奉屈文（騷賦）為圭臬，視之為載道（忠君愛國之誠心）的典範。緣此，他又在〈楚辭後語目錄序〉中指出：

蓋屈子者窮而呼天、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。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，必其出於幽憂窮蹙、怨慕淒涼之意，乃為得其餘韻，而宏衍巨麗之觀、歡愉快適之語，宜不得而與焉！至論其等，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，其或有是，則雖遠且賤，猶將汲而進之。一有意於求似，則雖迫真如揚、柳，亦不得已而取之耳。²⁶

其讚美「冥會」而反對「求似」，既是朱熹的選錄標準，也是重內涵而輕形式之賦論觀的體現。也正因關注「幽憂窮蹙、怨慕淒涼之意」，鄙薄「宏衍巨麗之觀、歡愉快適之語」，朱熹對漢賦的評價，則是重賈誼而輕揚、馬。如對賈誼之作，朱熹於「續離騷」作品的取捨，即刪除原本《楚辭》中的

²⁴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 卷首，頁 2。

²⁵ 引自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 卷首（明成化 11 年刻本）。

²⁶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，〈楚辭後語目錄序〉“Chuci hou yu mulu xu”，頁 206、207。

東方朔〈七諫〉、王褒〈九懷〉、王逸〈九思〉等擬騷作，而增入賈誼〈吊屈原〉與〈鵬鳥〉二賦，並論賈賦兼及揚雄謂：

賈傅之詞，於西京為最高，且〈惜誓〉已著於篇，而二賦尤精，乃不見取，亦不可曉，故今並錄以附焉。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，然其〈反騷〉，實乃屈子之罪人也，洪氏譏之，當矣。²⁷

對揚雄的態度，朱熹在《楚辭後語》中多有抑斥，所謂「失節」、「莽大夫」等已超出文學批評的範疇，可不置評，然其對相如賦的態度，則能集中地反映他輕棄揚、馬賦的文學觀。如朱熹在《楚辭後語·哀二世賦》題敘中說：

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，其詞如此。蓋相如之文，能侈而不能約，能諂而不能諒。其〈上林〉、〈子虛〉之作，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，〈大人〉之於〈遠遊〉，其漁獵又甚，然亦終歸於諛也。特此二篇為有諷諫之意，²⁸而此篇所為作者……當傾意極言，以寤主聽，顧乃低徊局促，而不敢盡其詞焉，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。

朱熹秉持《詩》教傳統，以《詩》之「賦」的「鋪陳其事而直言之」法則衡賦體，所以既贊同相如此賦的「諷諫」，又反對其「低徊局促」、「阿意取容」，故不能與屈原抗言直諫的精神相比美。

當然，朱熹並非否定漢人賦繼承屈賦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，所以他認為「原之後，作者繼起，而宋玉、賈生、相如、揚雄為之冠」，只是以屈賦的高標來衡量，則是「宋、馬辭有餘而理不足，長於頌美，而短於規過。雄……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，斧鑿呈露，脈理斷續，其視宋、馬，猶不逮也」。²⁹朱熹倡「文以載道」，所言之「道」又在重「規過」而反「頌美」，在疲弱的南宋時代確有拯世的意義，只是出於極強的政治與道德觀以「禮法之罪人」貶損宋玉〈高唐〉、〈神女〉、劉徹〈李夫人〉、曹植〈洛神〉等，激切與偏頗則較晁補之以「經」衡「賦」尤甚。然則，晁、朱二人賦學「尊楚」，卻代表或引領了當時「楚辭學」復興的批評潮流。這種復興也並不限

²⁷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，頁 168。

²⁸ 按：文中「二篇」，指《楚辭後語》所收相如賦二篇，即〈長門賦〉與〈哀二世賦〉。

²⁹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，《楚辭辯證·晁錄》Chuci bianzheng, Chao lu，頁 200。

於詞語與聲調，而更重在圍繞國計民生的現實精神。朱熹於《楚辭後語》收錄當朝學者蘇軾〈服胡麻賦〉題敘認為：

國朝文明之盛，前世莫及。自歐陽文忠公、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，相繼迭起，各以其文擅名當世。然皆傑然自為一代之文，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。獨公自蜀而東，道出屈原祠下，嘗為之賦，以詆揚雄而申原志，然亦不專用楚語……是為有發於原之心，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。³⁰

此雖就蘇賦而發論，其中卻寓含兩重意思：一是闡明北宋初、中葉楚學不興與末葉迄南宋楚賦大興的史實，這其中既包含了論者對治楚學的自負，也說明楚賦復興在文學史上，特別是賦學史上的特殊意義。一是對蘇軾作賦「申原志」的讚美，其不重在表像的摹擬（楚語）而更重「發於原之心」與「詞氣」之「冥合」，這顯然已將屈賦作為一種生命意識並呈示於詞章而加以肯定。

圍繞以《楚辭》專書為代表的騷賦批評，宋人亦多相關的零散論述，觀其思想主旨，基本與晁、朱觀點相近，即以經義為主旨，頌「騷」尊「屈」，推尊楚騷為文章祖的理論取向。而在當時諸多論騷評述中，有兩段對策文字極為精闢，值得引述。一則是袁燮對〈離騷〉策問而論屈原之「忠貞」說，文中多以反問句式強化其義。其中寫道：

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，而發為感激悲歎之音，若屈原之〈離騷〉是也。原見棄於君，棲遲山澤，而繫念不能忘，可謂忠矣。然嘗疑之，道合則從，不合則去，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。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，雖古聖不能自必，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！不見是而無悶，不見知而不悔，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。原以見棄，遂至於悲愁憤悶，不能自釋。〈遠遊〉之作，蓋無所赴訴，思欲托配仙人，相與遊戲，周歷於天地間也。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，而〈九章〉以作；托於祠神因以諷諫，而〈九歌〉繼之。甚而至於不知所為，決於蓍龜以卜己所居，憂思煩亂，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，古人進退出處之際，豈

³⁰ [宋] Song 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 *Chuci jizhu*，《楚辭後語·服胡麻賦第四十八》 *Chuci houyu, Fuhuma fu disishiba*，頁 291。

若是之怵迫歟！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，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，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，豈古人卷而懷之、舍之則藏之義歟！故班孟堅以為露才揚己，愁神苦思，強非其人，蓋譏其未合於古也。然有古詩悱惻之意，胡為而複見稱歟！〈九辨〉、〈七諫〉與夫〈哀時命〉、〈招隱士〉諸篇，大抵皆為原發，原而果不合古，胡為當時後世惓惓若是歟！或稱其義兼〈風〉、〈雅〉，可與日月爭光；或贊其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；或詆其何必沈身，作〈反騷〉者，而旁騷、廣騷相繼而作，是終不敢訾原也。原真忠臣之用心歟！³¹

這段長篇引錄，以「忠」字立義，以「疑」字發問，通過屈原的人生行事、篇章內涵及後世評價，用六大反問句構篇，分別設以不從其眾、不智其行、不解其悲、不能韜晦、不合於古，而終歸於忠臣用心，以反彰正，立意警策。可以說，自劉安、史遷以來，表彰屈原忠貞人格者甚多，然多為平面描述之語，而鮮有如此轉折而深邃之思。讀這段文字，又可見宋人論騷而崇尚義理的批評風格。

另一則是林希逸以策問形式討論〈離騷〉的歷史影響與文學地位，表現出獨特的以「情」為中心的文體思考。林氏在溯源並承師說「不知《詩》之旨趣，無以知〈騷〉之風骨；不知《詩》之蹊徑，無以知〈騷〉之門戶。《詩》者，〈騷〉之宗；而〈騷〉者，《詩》之異名」後，有眾多精彩論述，茲錄一節明義：

故夫求騷以文者，不若求之以詩；求騷以義者，不若求之以情。以文求騷，則得騷之門戶。晁補之〈新序〉有曰「〈離騷〉既作，詩雖亡而不亡」，此知騷者。……故嘗謂三閭憂憤之辭，當與杜子美論，不當與揚雄、賈誼論。二十五篇逸放之辭，當與李太白論，不當與班固、劉勰論。揚雄、賈誼憂在一身，而不在天下，其行已可考也。故指笑湘累以為其度未廣，托諷鳳凰以為不避繒繳，若夫一飯不忘君者，又肯為此談耶！班固、劉勰，綴緝詞章而不達比興，其文可考也，故露才揚己，妄致其譏，不合典雅，竊生異議。若夫「俱懷逸興壯思飛」者，又肯為此言耶！是故「雖

³¹ [宋] Song 袁燮 Yuan Xie：《絜齋集》 Jiezhai ji 卷 6，《策問·離騷》 Ce wen: Lisao（清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）。

乏諫諍姿，恐君有遺失」，此杜拾遺之詩也。非騷之憂憤乎？「仰天攬明月，散髮弄扁舟」，此李翰林之詩也，非騷之放逸乎？由此觀之，則信乎詩家之風骨蹊徑與騷為同出也。³²

論者求騷文於詩，求騷義於情，用一反一正兩條線索加以闡發：求文，正為李白，反為揚（雄）、賈（誼）；求義，正為杜甫，反為班（固）、劉（勰）。文中讚美杜甫的忠貞之心與李白的放逸之辭，是對屈騷的歷史承接與當世宏揚，而評揚、賈的擬騷之作與班、劉的論騷之語，實摹其形而失其神，這其中精神意態的鏈結，又打破了文體（騷賦與詩歌）的限界，以「情」為凝結而呈示一種動態的文學史觀。

這兩則有關騷辭的策文，論屈騷因「忠」見義、因「情」生詞，顯然與前錄晁、朱以「情」與「理」論屈及賦相近，不僅與魏晉時人區分騷、賦劃出疆界，其統合騷賦以立宗，也為元人如祝堯據「情」、「理」、「辭」而宣導「祖騷宗漢」的賦學批評觀導夫先路。

四、「祖騷」：賦論新思及其影響

宋代楚辭學的昌明與騷體創作的復興，可於晁補之《續離騷》、《變離騷》與朱熹《楚辭後語》輯錄包括當朝的擬騷之作，窺探其批評思想。如果考究其理論意義，關鍵又在確立「騷為賦祖」的歷史觀以對抗積習已久的應制律賦。³³換言之，元明以後賦學辨體而宣導的「祖騷宗漢」思想，也正是由宋人的古賦批評肇起。祝堯《古賦辯體》論屈賦首引宋人語：

宋景文公曰：「〈離騷〉為詞賦祖。後人為之，如至方不能加矩，至圓不能過規。」則賦家可不祖楚騷乎？……（屈原）本《詩》之義以為〈騷〉……初不正名曰賦，然賦之義實居多焉。自漢以來，賦家體制大抵皆祖原意。³⁴

³² [宋] Song 林希逸 Lin Xiyi：《竹溪鬳齋十一稿·續集》*Zhuxiyan zhai shiyi gao, xuji* 卷8《策·離騷》*Ce, Lisao*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冊1185，頁635、636。

³³ 按：宋代尤其是南宋亦多圍繞科舉試文而在賦域出現以「文」「濟」「律」的批評現象，其中比較突出地表現在文章總集的錄賦，其中如林之奇輯、呂祖謙集注《東萊集注觀瀾文集》、呂祖謙編《宋文鑒》與樓昉編《崇文古訣》多收楚漢古賦，以指導科場考文之用，較為典型。

³⁴ [元] Yuan 祝堯 Zhu Yao：《古賦辯體》*Gufu bianti* 卷1，《楚辭體上》*Chuciti shang*，頁718。

宋祁的「〈離騷〉為詞賦祖」的說法，雖片言只語，然將其歸於宋代古賦理論復興的背景考察，其由祝堯發揚光大是有不可忽略的歷史淵源的。與「祖騷」並起的是「宗漢」，在宋人的論述中也有一突出的理論現象，即司馬相如「賦聖」說的成立。其說來自《朱子語類》引林光朝（艾軒）語：

林艾軒云：「司馬相如，賦之聖者。揚子雲、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（佐錄作「腔子滿」），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！左太沖、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。」³⁵

宋人引述「賦聖」說尚有兩則文獻，其義大同小異。³⁶繼後，元人祝堯、明人王世貞、單思恭、瞿式耜以及清人王之績等皆有引說，且贊成與反對兩存其見，然相如「賦聖」說顯然成為賦史「宗漢」批評的一個重要理論標識。

如果說宋代的古賦批評於「宗漢」較少理論闡發，則其「祖騷」卻通過有關《楚辭》的論述奠定了雄厚的理論基礎。除了晁補之、洪興祖、朱熹等人的《楚辭》撰述，宋人諸多有關屈騷的散論也多圍繞這一主旨展開。如周必大指出：

揚雄有言「事辭稱則經」，此為屈原發也。自國風、雅、頌之後，能庶幾於此者，其〈離騷〉乎！或推為經，雖曰太過，未為無據也。³⁷

此不同於蘇軾、朱熹論屈而非議揚雄的觀點，而以揚雄之說證屈子，然讚美屈辭附經，又與晁、朱之論主旨同埒。緣此，他又認同前人有關〈離騷〉為「楚風」之說，與《詩》同儕，故而尊之為「文章祖」。其〈高端叔變離騷序〉云：

³⁵ [宋]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，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：《朱子語類》*Zhuzi yulei* 卷 139〈論文上〉“Lunwen shang”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6年），頁 3300。

³⁶ 一則是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別集卷 11〈相如能賦〉：「林艾軒云：司馬相如，賦之聖者。揚子雲、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，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？左太沖、張平子輩竭盡其氣力，又更不及。」另一則是王應麟《漢藝文志考證》卷 8：「朱文公曰：『相如之文，能侈而不能約，能諂而不能諒。其〈上林〉、〈子虛〉之作，既以誇麗而不得入于《楚辭》，〈大人〉之于〈遠遊〉，其漁獵又甚，然亦終歸於諛也。特〈長門〉、〈哀二世〉賦二篇，為有諷諫之意。』艾軒林氏曰：『相如，賦之聖者。』」

³⁷ [宋] Song 周必大 Zhou Bida：《文忠集》*Wenzhong ji* 卷 51，《平園續稿》*Pingyuan xugao* 十一〈題趙遜可文卷〉“Ti Zhao Dunke wenjuan”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冊 1147，頁 542。

《詩》國風及秦不及楚，已而屈原〈離騷〉出焉，衍風、雅於《詩》亡之後，發乎情，主乎忠直，殆先王之遺澤也。謂之文章之祖，宜矣！厥後宋玉之〈九辯〉、王褒之〈九懷〉、劉向之〈九歎〉、王逸之〈九思〉、曹植之〈九愁〉、〈九詠〉、陸雲之〈九潛〉，皆〈九章〉〈九歌〉之苗裔。自揚雄至劉勰，則或反或廣，或為之辯，祖述摹仿，不可勝數。³⁸

論屈騷「衍風、雅於《詩》亡之後」，固然取則前賢，然其「文章祖」之說卻內含了對屈騷原創性的肯定，至於後世「祖述摹仿」的評驚，已蘊含了賦史「祖騷」的旨趣。正因這種「祖騷」史觀的形成，其「頌騷」也成為一時風氣。如高似孫自編其騷辭為《騷略》，於其自序中推尊〈離騷〉云：

〈離騷〉不可學，可學者，章句也；不可學者，志也。楚山川奇，草木奇，原更奇。原人高、志高、文又高。一發乎詞，與《詩》三百五文同志同。後之人沿規襲武，摹仿製作，言卑氣嫚，志鬱弗舒，無復古人萬一。³⁹

作者因「仿騷」而論騷，出於「知我者，其騷乎」的創作心態，由人格觀文詞，以「奇」、「高」二字評點屈騷之精妙，則由史論而勘進於鑒賞。因為「屈原始托漁父、卜者等為虛詞，司馬相如又托為亡是公等為賦」⁴⁰等假託與描寫，僅是可學的「章句」而已，而屈原的人格與楚騷的精神，才是宋人大加推崇的，這自然又與當時屈辱偏安的社會現實、抗敵救國的時代企盼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。

如前所述，祝堯《古賦辯體》確立「祖騷宗漢」的理論觀，取語宋祁所說「〈離騷〉為詞賦祖」，明人吳訥〈文章辨體序說〉論「賦」復引宋祁語「〈離騷〉為辭賦祖，後人為之，如至方不能加矩，至圓不能過規」，又

³⁸ [宋] Song 周必大 Zhou Bida:《文忠集》Wenzhong ji 卷 53,《平園續稿》Pingyuan xugao 十三〈高端叔變離騷序〉“Gao Duanshu bian Lisao xu”, 頁 562、563。

³⁹ [宋] Song 高似孫 Gao Sisun:〈騷略序〉“Saolue xu”, 引見[清] Qing 浦銑 Pu Xian 著, 何新文 He Xinwen、路成文 Lu Chengwen 校證:《歷代賦話校證·歷代賦話續集》Lidai Fuhua jiaozheng, Lidai fuhua xuji 卷 10 (上海[Shanghai]: 上海古籍出版社[Shanghai guji chubanshe], 2007 年), 頁 312。

⁴⁰ [宋] Song 魏了翁 Wei Liaoweng: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Heshan xiansheng da quanwen ji 卷 190,《師友雅言》Shiyou yayan (《四部叢刊》引宋本), 頁 913。

申論「騷」再引朱熹之說以完善其義：「《詩》之興多而比賦少，〈騷〉則興少而比賦多。賦者要當辨此，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」，⁴¹意在將唐宋以來興起的騷賦傳統歸附於詩騷傳統，以達到原「經」明「道」的作用。認識這一點，還宜回到宋人重「騷」的論述。歐陽修讀中唐文士李翱仿騷的憂世之作大加讚歎云：

讀〈幽懷賦〉，然後置書而歎，歎已復讀不自休。……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韓愈。愈嘗有賦矣，不過羨二鳥之光榮，歎一飽之無時爾。此其心使光榮而飽，則不復云矣。若翱獨不然！其賦曰：「眾囂囂而雜處兮，咸歎老而嗟卑；視予心之不然兮，慮行道之猶非。」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以為憂。嗚呼！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，則唐之天下，豈有亂與亡哉！然翱幸不生今時，見今之事，則其憂又甚矣。奈何今之人不憂也！⁴²

此由李翱賦之「憂唐」隱承屈騷之「憂楚」，直逼當朝之「憂宋」，其復興騷學的現實精神可見一斑。再錄兩則宋人論騷語於次：

辭者，感於情而後發，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。情也者，隨遇而感，有感而發，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。其感發有淺深，故其辭有工拙。……杜少陵遭時亂離，間關陝蜀，負薪采糶，舖糶不給，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，一見於詩，蓋窮而益工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〈離騷〉，庾信以悲哀為主，然後知歡愉之動情者淺，而窮苦之感情深也。⁴³

蓋自屈原賦〈離騷〉而南國宗之，名章繼作，通號「楚辭」，大抵皆祖原意，而〈離騷〉深遠矣。竊嘗論之，原之為人，其志行

⁴¹ [明] Song 吳訥 Wu Ne 著，于北山 Yu Beishan 校點：《文章辨體序說》*Wenzhang bianti xu shuo*（北京[Beijing]：人民文學出版社[Renmin wenzue chubanshe]，1962年），頁19、20。

⁴² [宋] Song 歐陽修 Ouyang Xiu 撰，李逸安 Li Yian 點校：《歐陽修全集》*Ouyang Xiu quanji* 卷72〈讀李翱文〉“Du LiAo wen”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2001年），頁1049、1050。

⁴³ [宋] Song 劉一止 Liu Yizhi 著，龔景興 Gong Jingxing、蔡一平 Cai Yiping 點校：《劉一止集》*Liu Yizhi ji* 卷16〈上越帥書〉“Shang Yueshuai shu”（杭州[Hangzhou]：浙江古籍出版社[Zhejiang guji chubanshe]，2012年），頁189。

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，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。原之為書，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、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，然皆生於繾綣惻怛、不能自己之至意。雖其不知學於北方，以求周公、仲尼之道，而獨馳騁於變〈風〉、變〈雅〉之末流，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。然使世之放臣、屏子、怨妻、去婦捫淚謳吟於下，而所天者幸而聽之，則於彼此之間，天性民彝之善，豈不足以交有所發，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。⁴⁴

兩則言論，一重騷「情」，一重騷「理」，正好揭示出宋人尊騷的兩個面向，即文人個性化的感世情懷與理學家「文以載道」的道德情懷。如果我們再從賦體更化的角度看宋人重騷思想的形成，其成因有二：一是對唐宋試賦的反省，比如楊萬里在〈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〉中以詩、賦命題取士而導致「無詩」、「無賦」的見解，實與他專精騷學（有《天問天對解》）和創制騷體（如〈歸歎賦〉）的審美觀點相契合。同樣，朱熹亦潛心騷學，於完成《楚辭集注》、《辨證》、《後語》、《音考》系列著述時，在〈學校貢舉私議〉中特別強調當朝取士「必罷詩賦」，表現出「游心於屈賦、韓文之間」的文學思想。⁴⁵二是對北宋文賦創作議論化的批評，例如祝堯《古賦辯體》卷8引陳師道語：「至於賦，若以文體為之，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個韻爾。」李調元《雨村賦話》卷5引朱熹批評歐、蘇文賦雖「擅名一世，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。蓋以文為賦，則去風雅日遠也。」可見在北宋末到南宋年間，學者已對文賦的新嘗試產生懷疑，而這種懷疑與復興楚騷的契合，又成為元、明兩朝賦學復古的邏輯起點。

當然，考察賦論史上「祖騷」思想的由來，也有一個漸進過程，其從漢代劉安、司馬遷對屈原人格的推崇、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論騷「依經立義」的方式，魏晉以降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中「辨騷」與「詮賦」的分述，蕭統《文選》別立「騷人之文」，以及唐人對楚騷的仿習與讚美，直至宋祁所謂「〈離騷〉為詞賦祖」的言說，均有一以貫之的取向。然區別而論，可以說「祖騷」思想在宋以前鮮有尊「體」的意義，漢人之論主要是讚美人格與「依經立義」，晉唐之間在於立「騷」一體，在理論上均游離於賦域，而

⁴⁴ [宋]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Chuci jizhu 卷首，〈目錄後敘〉“Mulu houxu”，頁2。

⁴⁵ 參見朱熹《楚辭後語》與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〉的有關論述。

宋人視為「詞賦祖」，則是以辨體為前提的尊體。這一「祖騷」的理論範式較為明顯地完型於元代，即祝堯《古賦辯體》以及當時學人有關古賦的論述。試觀袁桷一段辨析：

問：古賦當祖何賦？其體制理趣何由高古？答：屈原為騷，漢儒為賦。賦者，實敘其事，體物多而情思少。登高能賦，皆指物喻意。漢賦如揚、馬、枚、鄒，皆實賦體；至後漢雜騷詞而為賦，若左太沖、班孟堅〈兩都賦〉皆直賦體，如〈幽通〉諸賦，又近楚辭矣。⁴⁶

作為一種賦論經典的樹立，是在「辨體證偽」的文體論基礎上的「本色批評」。很顯然，祝堯《古賦辯體》證偽之鵠就在前述之「文」與「俳」二端。只是這種由元人看來的賦體沮敗，亦其來有漸，例如俳體，祝氏認為「蓋西漢之賦，其辭工於楚騷；東漢之賦，其辭又工於西漢；以至三國六朝之賦，一代工於一代，辭愈工則情愈短，情愈短則味愈淺，味愈淺則體愈下」。⁴⁷而對文體賦，他雖不排斥有名篇，卻「終非本色」。何謂「本色」？祖騷宗漢就是返本歸宗的選擇。再如「祖騷」，祝堯強調：

騷人之賦與詞人之賦雖異，然猶有古詩之義，辭雖麗而義可則，故晦翁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。至於宋、唐以下，則是詞人之賦多，沒其古詩之義，辭極麗而過淫傷，已非如騷人之賦矣。⁴⁸

陳繹曾《文說》也認為：

古賦有楚賦，當熟讀朱子〈楚辭〉中〈九章〉、〈離騷〉、〈遠遊〉、〈九歌〉等篇，宋玉以下未可輕讀。有漢賦，當讀《文選》諸賦，觀此足矣。唐宋諸賦未可輕讀，有唐古賦，當讀《文粹》諸賦，《文苑英華》中亦有絕佳者。⁴⁹

⁴⁶ [元] Yuan 袁桷 Yuan Jue 著，楊亮 Yang Liang 校注：《袁桷集校注》Yuan Jue ji jiaozhu 卷42，〈答高元舜十問〉“Da Gao Yuanshun shiwen”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2012年），頁1888。

⁴⁷ [元] Yuan 祝堯 Zhu Yao：《古賦辯體》Gufu bianti 卷5，《三國六朝體上》Sanguo liuchao ti shang，頁778。

⁴⁸ [元] Yuan 祝堯 Zhu Yao：《古賦辯體》Gufu bianti 卷3，《兩漢體上》Liang Han ti shang，第746頁。

⁴⁹ [元] Yuan 陳繹曾 Chen Yizeng：《文說·下字法》Wenshuo, xiazi fa，引自王水照 Wang

梳理統緒，示之以範，皆於各體論述中辨源釋式，取法上乘。然而元人之所以「祖騷」而兼及「宗漢」，其中的理論緒端，正與宋代楚辭學的興盛有著直接的淵承關係。

明清時代的文章選家或多承蕭統《文選》「別騷一體」的舊習，分立「騷」、「賦」，然從批評意識上則更多地將楚辭歸於賦體。其中如明人吳訥《文章辨體》與徐師曾《文體明辨》在其「序說」中皆署「騷」為「楚賦」。而清代辭賦選家如陸棻《歷朝賦格》謂「騷者，詩之變，賦之祖」，⁵⁰錢陸燦《文苑英華·律賦選序》謂「《楚辭》皆謂之賦」，⁵¹王修玉《歷朝賦楷》謂「楚辭源自〈離騷〉，漢魏同符古體，此為賦家格」，⁵²孫漢孫《華國編文選》謂「〈離騷〉為詞賦之祖」⁵³等，無不歸騷於賦。追溯其理論思想之轉捩，宋人的《楚辭》論述與古賦批評宜為其理論結穴，具有重要的賦學史的意義。

【責任編校：陳可馨、林雅雯】

主要參考書目

專著

- 〔宋〕王銍 Wang Zhi：《四六話》*Siliu hua*，明弘治 14 年無錫華理刊本。
- 〔宋〕王觀國 Wang Guanguo 撰，田瑞娟 Tian Ruijuan 點校：《學林》*Xue lin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，1988 年。
- 〔宋〕朱熹 Zhu Xi 撰，蔣立甫 Jiang Lifu 校點：《楚辭集注》*Chuci jizhu*，上海 Shanghai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、合肥 Hefei：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，2001 年。
- 〔宋〕周必大 Zhou Bida：《文忠集》*Wenzhong ji*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Shuizhao 編：《歷代文話》*Lidai wenhua* 第 2 冊，據《四庫全書》本排印（上海[Shanghai]：復旦大學出版社[Fudan daxue chubanshe]，2007 年），頁 1348。

- ⁵⁰ 〔清〕Qing 陸棻 Lu Mao：《歷朝賦格·凡例》*Lichao fuge, fanli*（清康熙 25 年刻本）。
- ⁵¹ 〔清〕Qing 錢陸燦 Qian Lucan：《文苑英華·律賦選序》*Wenyuanyinghua, lüfuxuan xu*（清康熙 25 年吹藜閣原刊本）。
- ⁵² 〔清〕Qing 王修玉 Wang Xiuyu：《歷朝賦楷·選例》*Lichao fukai, xuan li*（清康熙 25 年刻本）。
- ⁵³ 〔清〕Qing 孫漢孫 Sun Huohua：《華國編文選·例言》*Huaguobian wenxuan, liyan*（清乾隆 24 年刻本）。

- [宋] 林希逸 Lin Xiyi :《竹溪鬳齋十一稿》*Zhuxiyan zhai shiyi gao* ,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[宋] 洪興祖 Hong Xingzu 撰, 白化文 Bai Huawen 等點校:《楚辭補注》*Chuci buzhu* , 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, 1983 年。
- [宋] 晁補之 Chao Buzhi :《雞肋集》*Jilei ji* , 《四部叢刊》影明本。
- [宋] 袁燮 Yuan Xie :《絜齋集》*Jiezhai ji* , 清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。
- [宋] 陳振孫 Chen Zhensun :《直齋書錄解題·楚辭類》*Zhizhai shulu jieti: Chuci lei* , 上海 Shanghai 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, 1987 年。
- [宋] 張耒 Zhang Lei 撰, 李逸安 Li Yian 等點校:《張耒集》*Zhang Lei ji* , 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, 1998 年。
- [宋] 劉一止 Liu Yizhi 著, 龔景興 Gong Jingxing、蔡一平 Cai Yiping 點校:《劉一止集》*Liu Yizhi ji* , 杭州 Hangzhou :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, 2012 年。
- [宋] 歐陽修 Ouyang Xiu 撰, 李逸安 Li Yian 點校:《歐陽修全集》*Ouyang Xiu quanji* , 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, 2001 年。
- [宋] 蘇軾 Su Shi 撰, 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:《蘇軾文集》*Su Shi wenji* , 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, 1986 年。
- [宋] 蘇籀 Su Zhou :《欒城先生遺言》*Luancheng xiansheng yiyang* , 宋《百川學海》本。
- [元] 祝堯 Zhu Yao :《古賦辯體》*Gufu bianti* ,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[元] 袁桷 Yuan Jue 著, 楊亮 Yang Liang 校注:《袁桷集校注》*Yuan Jue ji jiaozhu* , 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, 2012 年。
- [明] 吳訥 Wu Ne 著, 于北山 Yu Beishan 校點:《文章辨體序說》*Wenzhang bianti xu shuo* , 北京 Beijing :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, 1962 年。
- [清] 浦銑 Pu Xian 著, 何新文 He Xinwen、路成文 Lu Chengwen 校證:《歷代賦話校證》*Lidai Fuhua jiaozheng* , 上海 Shanghai 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, 2007 年。
- 王水照 Wang Shuizhao 編:《歷代文話》*Lidai wenhua* , 上海 Shanghai :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, 2007 年。
- 周建忠 Zhou Jianzhong 著, 施仲貞 Shi Zhongzhen 補:《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》*Wubaizhong Chuci zhuzuo tiyao* , 南京 Nanjing :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, 2011 年。